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遺失的畢格家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6606311

10位ISBN编号：9866606317

出版时间：2009/02/17

出版公司：凱特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

作者：Barclay, Linwood

页数：364

译者：張明玲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內容概要

英國亞馬遜銷售排行榜第一名，德國狂銷五十萬冊！

全球近二十種語言版本問世 英國Channel 4「理察與茱蒂讀書俱樂部」(Richard & Judy Book Club) 二 八年夏季選書 二 八年巴瑞獎最佳驚悚小說提名 二 八年加拿大亞瑟·艾利斯獎最佳犯罪小說提名 十四歲的辛西雅一覺醒來，家人如人間蒸發般消失，沒有留下任何一張字條！

二十五年後，一份地圖、一封信、兩具已分解的屍體，抖露的不是答案，竟是更多恐怖謎團……。

空無一人的家，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傷痛，十四歲辛西雅一覺醒來，發現家中空無一人，爸爸、媽媽跟哥哥全都憑空消失，沒有留下任何的訊息、沒有尋獲屍體，從此音訊全無。

多年來辛西雅心中不斷的問著：「為什麼？」

如果他們全被謀殺了，為什麼只有她逃過一劫？

如果他們還活著，又為什麼要遺棄她？

一場電視節目的訪問，喚醒了二十五年的傷痛。

秘密與謊言接踵而來，一份地圖、一封信、兩具已分解的屍體、一場肇事逃逸的車禍，悲劇與悲劇間互相牽引，成為同一張拼圖上掉落的零片。

辛西雅深愛的家庭，竟成為她難以承擔的負荷……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作者簡介

林伍德·巴克萊 (Linwood Barclay) 已婚，育有二子，現住在多倫多。曾在加拿大發行人數第一的主流媒體《多倫多星報》擔任記者、編輯，後成為該報最受歡迎的幽默專欄作家，退休後專職寫作。

林伍德出生於美國，父親是一名商業藝術家，其汽車插畫常出現在《LIFE》、《LOOK》、《週末晚郵》等刊物中。

後來他父親因接受加拿大一家廣告公司的聘僱，不到四歲的林伍德隨家人遷居加拿大。

在林伍德青少年時期，其雙親帶著他搬離多倫多郊區，到美麗的卡沃薩湖區經營度假村及拖車營區，這段生活對林伍德有深刻的影響。

二〇〇一年，他出版一本成長回憶錄《最後的度假村》（直譯，Last Resort），描述有趣又心酸的鄉間生活，此書被列入「史帝芬李科克幽默文學獎」（Stephen Leacock Medal for Humour）的精選名單中。

二〇〇四年，他開始出版推理小說系列，《搬錯家》（直譯，Bad Move）、《壞蛋》（直譯，Bad Guys）、《孤狼》（直譯，Lone Wolf）和《石雨》（直譯，Stone Rain）。

他的第一本單行本驚悚小說《遺失的畢格家》（No Time for Goodbye）於二〇〇七年出版，不僅獲得評論家的肯定，在全球也造成轟動。

第二本單行本《近鄉情怯》（直譯，Too Close to Home）已於二〇〇八年秋發行。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章节摘录

一九八三年五月當辛西雅醒來時，屋子裡靜悄悄的，她心想今天一定是星期六。但願是。

如果她需要有個日子可以放假不要上學，那麼就是今天。

她的胃還是不時會翻騰一下，她的頭像是灌滿了水泥，要很用力才可以不讓頭往前垂或是掛在肩膀上。

天啊！

床邊廢紙簍裡裝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啊？

她甚至不記得昨天晚上有吐過，但是如果她要證據的話，裡頭就有。

她必須在父母進她房間之前，先把這些嘔吐物處理掉。

辛西雅站起身來，搖晃了一會兒，一手抓著一個小塑膠容器，另一隻手轉開房門。

沒人在走廊，所以她偷偷摸摸走過她哥哥與父母親敞開的房門口，然後溜進浴室裡，進去後將身後的門鎖上。

她將垃圾桶裡的東西倒進馬桶中，再拿到浴缸裡刷洗。

她睡眼惺忪地看著鏡中的自己，心想：「所以，這是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被教訓一頓後的樣子？

看起來樣子是很糟。

她幾乎不記得前一晚文斯給她試喝了什麼，那些他從家裡偷渡出來的東西 幾罐百威啤酒、一些伏特加和琴酒，還有一瓶已經開瓶的紅酒。

她說要帶一些她父親的蘭姆酒，但最後還是因為膽怯而打退堂鼓。

有件事讓她覺得不太對勁，是關於臥室的。

她將冷水潑在臉上，再用毛巾拭乾。

辛西雅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試著讓自己頭腦清醒。

她想，母親可能會在房間另一頭等她，但是並沒有。

辛西雅一路走回自己的房間。

她的房間的牆上貼了Kiss還有其他藝人的海報，這些乏味的藝人讓她父母極不認同。

她順道瞄了一下她哥哥陶德的房間，然後看了一下她父母的房間，床都鋪得好好的。

她的母親通常不會這麼快就把床鋪好，都要等到晚一點才會做，陶德從來不自己鋪床，她母親也任由他去，但是現在床鋪得整整齊齊的，就好像從來沒有人睡過一樣。

辛西雅心裡有點慌。

她已經遲到了嗎？

現在到底多晚了？

從她站立的地方可以看見陶德床邊桌上的時鐘。

才七點五十分，比她平常出門上課的時間還要早了快半小時。

屋子裡悄然無聲。

每天這個時間，幾乎都能聽見她父母在樓下廚房的聲音。

即使他們彼此沒有交談（這是常有的事），也會有冰箱開門關門的悶聲、鍋鏟刮著炒菜鍋的聲音、洗碗槽裡碗盤隱隱約約的嘎嘎聲，以及有人（通常是她父親）匆匆翻閱報紙的聲音，嘴裡碎碎唸著新聞裡激怒他們的事。

很詭異。

她走進她的房裡，關上門。

她告訴自己要保持冷靜，她要下樓去吃早餐，就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，假裝昨天晚上沒有互相叫囂。

表現得像是她父親沒有從大地很多歲的男友車上，把她拖出來並帶她回家。

她瞥見書桌上，她的九年級數學課本躺在攤開的筆記本上方。

在前一晚出門前，她只解了一半的習題，她自欺欺人地想，如果她可以早點起床的話，她就能在早上把作業完成。

陶德每天這個時候，總是乒乒砰砰的進出浴室，把齊柏林飛船（Led Zeppelin）的CD放進音響裡，朝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樓下對母親大喊他的褲子在哪裡，還故意等到走到辛西雅的房間門口時，才大聲打嗝。

她不記得他有說今天要提早去學校，但是他幹嘛告訴她呢？

他們常常不一起走。

對陶德而言，她是一個九年級的怪胎，不過辛西雅做的壞事，陶德也都做過。

直到她第一次跟他說，她真的喝醉過。

喔，不，等等，他後來因為自己失寵，必須扭轉頹勢，所以出賣了她。

好吧，也許陶德必須提早到校，但是她爸媽呢？

她的父親也許在太陽升起前就動身出公差去了。

他總是東奔西跑，沒有人能掌握他的行蹤。

他前一晚沒出門工作真是討厭。

還有她母親，也許載陶德去上學之類的吧！

她穿好衣服了，牛仔褲配毛衣，也化了粧。

現在的樣子看不出衰樣，但是也不至於濃到會被母親笑說像是要去演歌劇的樣子。

當她走到廚房的時候，她呆立在原地。

燕麥盒沒有拿出來，沒有果汁，咖啡機裡也沒有咖啡。

桌上沒有碗盤，烤麵包機裡沒有麵包，也沒有馬克杯，洗碗槽裡也沒看見牛奶或泡軟的麥片倒入的痕跡。

廚房看起來就像昨晚吃完晚餐後，她母親剛清理過的樣子。

辛西雅環顧四週找紙條。

她的母親出門的時候都會習慣留紙條，就算她很生氣也會留。

便條紙寫的內容有長有短，譬如「今天自理」、「自己弄些蛋吃吧，我要載陶德上學」，或只是「稍後回來」。

如果她真的很生氣，她就不會署名「愛妳的媽媽」，只會寫「哎～媽媽」。

但是一張紙條都沒有。

辛西雅發神經似地大喊：「媽？」

突然之間，她連自己的聲音都覺得陌生。

也許是因為聲音裡含有某種她不想要承認的東西。

母親沒有回應她，所以她又喊：「爸？」

結果還是鴉雀無聲。

她猜想，這一定是給她的懲罰。

她對她父母親大小聲、讓他們失望，所以現在他們要假裝她不存在，在這個家中以沉默來對付她。

好吧！

她可以應付得了。

這總比一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發生劇烈衝突要來得好。

辛西雅覺得她連一口早餐都吃不下，所以她抓起今天要用的課本就出門去了。

《信使報》用橡皮筋捲得像根木棒，躺在前門的階梯上。

辛西雅將它踢到一旁，沒有多想，逕自走到空蕩蕩的車道上，她父親的道奇和母親的雅士都被開走了，她朝著南麥爾福德高中的方向走去。

也許，到學校找到她哥哥後，就會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還有她到底惹了多大的麻煩。

她覺得真是夠了！

她錯過了八點的宵禁時間，不過，說實在的，這個時間真的很早。

昨天是平常日的晚上，快傍晚時，愛斯弗蝶老師打電話來說，如果她再不交英文作業，就會被當掉。

所以，她跟父母說要去小佩家做功課，小佩要幫她趕完英文課的作業，即使她覺得這項作業又蠢又浪費時間。

「好吧，可是妳還是要在八點前回家。」

「拜託，這麼短的時間哪夠做完一份功課。」

你希望我被當掉嗎？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那是你希望的嗎？

「八點，」她父親說：「不能再晚。」

她心想，好吧，拚拚看，看能不能及時到家。

當辛西雅八點十五分還沒到家時，她母親打電話到小佩家，接電話的是小佩的媽媽。

辛西雅的媽媽對著電話那頭說：「嗨！

我是派翠西亞·畢格，辛西雅的媽媽，我可以跟辛西雅講個話嗎？

小佩的母親回答：「啊？

辛西雅不在我們家，就連小佩也不在。」

這時，辛西雅的父親抓起出門必戴的褪色軟呢帽，開著他的道奇，開始在附近兜轉，尋找辛西雅。他猜想，女兒可能是跟一個名叫文斯·佛萊明的男孩在一塊，他是一個讀十一年級的十七歲男孩，已經有駕照，開著一部一九七〇年代出廠的生鏽紅色野馬（Mustang）到處跑。

這個桀驁不馴的男孩出身問題家庭，克萊頓和派翠西亞都對他沒什麼好感。

有一天晚上，辛西雅聽到父母親在談論文斯的父親不是什麼好東西，但是她並不把它當一回事。

辛西雅的父親看見，在離戲院不遠的康乃狄克郵政廳停車場遠方，停靠了一輛野馬，她的父親把車停在他們前面，擋住他們的去路。

當她看見那頂軟呢帽時，立刻知道大事不妙了。

「糟糕！

辛西雅暗自慘叫。

幸好他父親不是兩分鐘前出現，當時他們兩個小鬼正在熱烈擁吻，而且文斯還拿出新彈簧刀給她看。

「看！

只要按這顆小按鈕，咻！

一片六吋的不鏽鋼刀立刻彈出。

文斯平時都將這把刀收在褲袋裡，他現在拿出來轉動著它並咧嘴笑著，好像它是什麼寶貝一般。

辛西雅試著握住它，在空中比畫著，並咯咯笑了起來。

「很簡單，」文斯小心翼翼地：「妳只要有一把這種東西，就能恣意搞破壞。」

克萊頓走到車子後座的門邊，使勁將門拉開，生鏽的絞鏈發出咯吱咯吱聲。

「嘿！

老兄，小心點！

文斯說。

現在他手上沒有刀，只有一個啤酒罐，但其實好不到哪裡去。

「不要叫我『嘿！

老兄』，」克萊頓拉著他女兒的手臂，硬將她拖回自己車上。

「我的老天，妳這個臭小鬼。」

當時她真希望死掉算了。

回家的路上，她沒看她父親，也沒說半句話，甚至連她父親開始叨唸她只會惹事生非，如果她頭腦再不想清楚的話，人生將會一團糟……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，只希望她快樂成長等時，她還是不發一語。

而且，天啊，當她女兒終於忍不住反嗆回去時，他開車仍然像在考駕照一樣，絕不超速，一定會打方向燈，真是個不可思議的人。

當他們開進車道時，他還沒停好車，辛西雅就跳下車，車門也沒關上，大步往前走，努力不讓自己搖晃。

她的母親就站在那兒，看起來擔心多過於生氣，「辛西雅，妳去——」她怒氣沖沖的走過母親身邊，上樓回她的房間。

她的父親從樓下怒吼著：「妳給我下來，我們得好好談談！

」「我希望你死掉！

她大叫，並重重關上房門。

當她走路上學時，這些事情又一一浮現腦海。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昨天晚上被拖回家之後發生的事，仍有點模糊不清。

她記得她坐在自己床上，頭昏眼花，她太疲倦了，連感覺丟臉的力氣都沒有。

她決定要躺下來，心想可以一覺到天亮，度過美好的十個小時。

在天亮之前可能發生了許多事。

由於輾轉難眠，她覺得好像聽到有人在門外徘徊。

沒過多久，她又聽到一次。

她是否有起床察看到底是誰？

她有沒有試著要下床？

她已經記不得了。

現在，她已經快走到學校了。

事實上，她覺得很後悔，一夜之間，她幾乎打破了每一條家規。

一開始是撒謊說要去小佩家，小佩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她三天兩頭往她家跑，每隔一週的週末就會去她家過夜。

辛西雅覺得她的母親喜歡小佩，如果以小佩來當藉口，就可以為自己多爭取一點時間，她的母親不會這麼快就打電話給小佩的母親。

她已經都計畫好了。

但願她做的錯事到此為止。

她打破了宵禁的規定，跟一個十七歲的男孩去停車場。

據說這個男孩前年打破學校窗戶，而且偷開鄰居的車去兜風。

她的父母其實沒那麼壞，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很好，尤其是她的母親。

她的父親雖然常常不在，但平時在家時也不壞。

也許陶德是搭便車上學，如果他有實習課，就得早一點去學校。

媽媽可能會載他上學，然後去雜貨店買點東西。

她偶爾也會到福華．強森咖啡館喝杯咖啡。

第一節歷史課，她什麼也沒聽進去；第二節數學課更糟，她無法專心上課，頭還是很痛。

「辛西雅，這些問題妳是怎麼算的？」

當數學老師責問時，她甚至沒瞧他一眼。

就在午餐時間之前，她看見小佩。

「拜託，如果妳要跟妳媽說妳在我家，至少也要先通知我一聲吧！」

我也許可以跟我媽辦個故事什麼的。

」「抱歉，她有沒有很生氣？」

」「我一進家門就被她罵了。」

小佩說。

午餐時間，辛西雅溜出餐廳，走到學校公用電話亭，打電話回家。

她要跟她母親說她很抱歉，真的，她真的很抱歉。

然後她要請假回家，就說她不舒服，如果她生病了，媽媽就不會對她生氣，還會煮湯給她喝。

電話響了十五聲後，她放棄了。

她心想，也許是撥錯電話了，所以又試著打了一次，但還是沒人接。

她沒有父親工作地點的電話，多數時間他都在路上東奔西跑，必須等他辦理飯店入住登記時，才會知道他人在哪裡。

辛西雅和幾個朋友在學校前門間晃，這時文斯開著他的野馬經過校門口，「昨天發生那些狗屁倒灶的事真抱歉，」文斯說。

「天哪！」

妳爸真不是蓋的。

」「嗯，喔。」

辛西雅說。

「所以，妳回家後發生什麼事？」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」他問話的方式意有所指，好像已經知道發生過什麼事一樣。

辛西雅聳聳肩、搖搖頭，一個字都不想談。

「今天怎麼沒看到你哥哥？」

」辛西雅反問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」「他是在家嗎？」

」今天沒有人在學校看見陶德。

文斯說，他本來要去問陶德，到底辛西雅回家後有多慘，是否被禁足？

他希望她週末假日會想要一起出去玩，他的朋友凱爾幫他買了一些啤酒，他們可以開車到山上，待在車上看星星。

辛西雅沒去學校辦公室告假，就一路飛奔回家，把文斯甩在後頭。

她心裡想著：「拜託，媽的車在家；拜託，媽的車在家……」但是，當她從南瓜歡樂路轉進希克利路的轉角，他們兩層樓的家映入眼簾時，她母親那輛黃色雅士並不在車道上。

儘管上氣不接下氣，一進門她還是立刻大喊母親的名字，然後喊她哥哥的名字。

她開始顫抖，雖然她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。

這太沒道理了！

不管她父母有多生氣，都不會這麼做！

就這樣離開了？

不告而別？

而且還只帶陶德一起走？

辛西雅去按隔壁傑米森家的門鈴，雖然她覺得這樣做很蠢。

整件事可能有一套簡單的解釋，她忘了什麼事，跟牙醫有約之類的，她的母親隨時都會開車回來。

縱使辛西雅覺得自己完全像個笨蛋，但是也無所謂了。

當傑米森太太一開門，辛西雅就滔滔不絕地描述，她一早起來就沒人在家，然後她就去上學，但陶德卻不見人影，而她的母親仍然不在……傑米森太太說：「哎呀，沒事的。

妳母親也許是出去買點東西什麼的。

」傑米森太太陪辛西雅走回家，瞥見地上還沒被拿進家中的報紙。

她們先是上樓繞了一圈，然後下樓，再到車庫和後院瞧瞧。

「的確是很奇怪。

」傑米森太太開始覺得事情不太對勁，但她也說不上來哪裡怪。

因此，她只好打電話給麥爾福德警察局。

一開始，警局派出一名警察，他看起來不是很關心此事。

但是很快地，愈來愈多警察和警車聚集，到了晚上，辛西雅家已經到處都是警察。

警察走遍整條街，挨家挨戶敲門問話。

「妳確定他們從未提過要去任何地方？」

」這個問題的男人自稱是偵探，他不像其他警察一樣穿著制服，名字好像叫芬里還是芬雷來著。

他覺得辛西雅應該是忘了什麼事了。

她忽然想到，「喔，對了，我想起來了！

他們可能是去拜訪我母親的妹妹，黛絲姨媽。

」「看吧！

果然是這樣。

妳爸媽和哥哥的衣服都在，行李箱也還在地下室，看起來不像出遠門的樣子。

」但他還是問了她一堆問題：「妳最後看到父母親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」「妳何時上床睡覺？」

」「跟妳在一起的男孩是誰？」

」……她盡量告訴偵探每件事，甚至承認和父母大吵了一架。

不過，她省略掉最糟的部分——她喝了酒，還嗆她父母說希望他們死掉。

這名偵探感覺上人很好，但是他並沒有回答辛西雅心中所想的問題。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為什麼她的媽媽、爸爸、哥哥都不見了？

他們去哪裡了？

為什麼他們不帶她一起走？

突然間，一陣激動，她開始將廚房搞得亂七八糟。

她將餐桌上的墊布掀起來並揮動它，把烤麵包機移開，看看椅子下方，仔細查看烤爐和牆壁之間的夾縫，眼淚爬滿她的臉頰。

「怎麼了，小妹妹？

妳在做什麼？

」「紙條呢？

」辛西雅看著那名偵探，眼睛透露出懇求的眼神。

「一定有一張紙條，我媽媽出門一定會留紙條的。

」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讀這本書，彷彿是在面對一道已經癒合的醜陋舊傷，為了解決疤痕內時時作祟的隱隱作痛，勢必再次剝開傷口，重新治療。

」 - - 推理小說家 / 既晴 「若因好奇而忍不住輕敲通往真相的大門時，迎面而來的不見得是正義的曙光，反倒讓你墜入噩夢連連的驚悚深淵……」 - - 推理評論家 / 冬陽 「故事以飛快的速度發展，情節糾纏曲折……是一本令人無法闔上的書。

」 - - 英國《衛報》 「一開始引人入勝的謎團，逐漸在不祥的氛圍中，轉變成與時間賽跑的懸疑事件，讓人一開卷就捨不得放下。

」 - - 英國犯罪小說家 大衛·修森 「善於描繪人物性格，對白極具說服力。

」 - - 《出版人週刊》 「情節緊湊，這是一本讓人愛不釋手的驚悚小說。

你會坐下來看這本書，一直看到最後一頁才捨得站起來。

」 - - 美國偵探小說大師 麥可·康奈利 「每當我閱讀到一本好書時，總會質疑自己淺薄的能力，是否真的足以成為一名作家，心中感傷的想：『我也想寫出這樣一本書！

』這本書就讓我有這樣的感覺。

書中驚悚的劇情極具吸引力，讓人急切的想看到最後。

」 - - 醫學懸疑小說天后 黛絲·蓋瑞森 「這本書讓你的情緒像坐高速雲霄飛車，出其不意的情節扣人心弦。

」 - - 電影《終極人質》編劇 羅伯·克瑞斯 「『愛不釋手』雖然是句缺乏新意的論調，但卻活生生體現在我身上。

這本書讓我在深夜抱著一大杯特濃咖啡，撐著眼皮還是想讀到最後。

」 - - 《January magazine》編輯

<<遺失的畢格家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